

挚友
◎陈顺源

头顶一株植物可以世界行走(外一首)

◎孙忠利

一个放下功名的人
不再形单影只
我喜欢这样的软埋
一旦你爱着,是多么精致用心
我们一同朝向阳光鞠躬
深深地对看不见的自己礼貌

或做草,或做竹,或做藤
愿意跟你道一句
别来无恙
重逢时,温柔又温柔
左手优雅抬起扶一点帽沿

好看的双眸

半隐在晚风里,忽闪着移动
我不经意间
就对你吹出了口哨

好像都带有植物的风情味
我专心为你培植头顶上的精彩
不怕一天埋一点
一天埋一点
把你的欧美和亚非拉
统统奖赏给我

路过南通美术馆

我仅仅是路过

我虚无的倒影
在你幕墙上开花

我知道,孤独生出的羽翼
不会轻易被众人接受
我也知道
热烈的掌声和不堪的眼泪
从哪里流出来

路过一定是平庸
路过一定要轻轻
我是一潭连微风
都能伤着很深的湖面

一块泥巴

◎文娟

安置房落成后,老李不顾儿子挽留,请了辆货车,把各式盆栽拉回幸福小区。

五年前,幸福村拆迁,老李去城里儿子家过渡,跟城里人学会了养花逗鸟。

当货车拐入幸福小区大门,老李特意叫司机放慢车速,掀响喇叭。他自己则钻出驾驶室,爬进车厢,整衣戴帽,昂首而立。为了这一刻,老李脑子里不知演绎了多少遍。

果然,老刘蹒跚而来,加入围观的人群。老李清了清嗓子,大声道:“看到了吧,都是我老李一手侍弄的,幸福村没谁了吧!”说罢,又一次拿眼角余光瞟向老刘,咦,葫芦脸瘦成了瓜子脸,活该!

老李与老刘同庚。两人从小厮混一块,一个要往东,另一个绝不往西;一个说捣鸟窝,另一个已上树。矛盾的起因,仅仅一块泥巴。那时他们已结婚生子,俩孩子也年龄相仿,只是因独生子的缘故,性格都较强势。一个夏日黄昏,老李与老刘在相邻责任田干活,俩孩子像往常那样在田埂边玩耍。突然,老刘儿子“哇”地哭了起来,越哭越凶,称眼睛被老李儿子的泥巴砸中,睁不开了。老李随老刘跑过去,作势逮儿子,可儿子泥鳅似的,毗溜没了踪影。老刘儿子的眼睛,红了几天,肿了几天。按老刘说法,要不是遇到好医生,儿子差点成瞎子,老李家却没主动认个错、赔个礼。老李反驳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是我儿子的玩

具,凭啥争来抢去,何况是你儿子先用泥巴侵犯了我儿子。几番隔空舌战,关系彻底恶化,明面不理不睬,暗里相互较劲。

转眼来年谷雨,老刘尚未开犁,老李田里的玉米已吐出了鲜嫩的叶子。令老刘惊讶的是,并不宽裕的地界中央竟冒出一排齐崭崭的玉米。他当即抡起锄头,紧挨玉米根子挖了条不深不浅的壕。想想不解气,又弄来葫芦种子,沿壕搭起高高的葫芦架。秋后,老李那处于下风的玉米,瘦弱、干瘪,棒子只指头般粗细。而令老刘意外的是,十来棵葫芦竟收获了数十个果子,其中一个“葫芦王”被高价买走。尝到甜头的老刘,干脆扩大种植面积,悉心侍候。各路葫芦商闻风而至,讨好这位无意插柳成荫的葫芦老板。风光无限,财发身发,老刘的脸盘越来越像葫芦。

货车绕幸福小区转了个圈儿,老李才心满意足下了车。天知地知,没人晓得那几盆顶顶名贵的盆栽其实是从花鸟市场淘来的。

老李住底楼,老刘家在同单元13楼。老李逢人就夸矮层好,高层就像挂在树梢的鸟笼子。他的盆栽由屋内波及屋外,绵延至公用过道、草坪。物业不管,邻居不闻,谁都晓得李家有个出息儿子,做了城里人的人上人。

再说老刘,自葫芦架被推土机铲平,整个人像被抽了筋,夜里上厕所,莫名其妙摔个跟斗,幸亏儿子

是医生,加之后期康复得当,摇摇晃晃站了起来。捡回一条老命的他,啥都看开了。在老刘眼里,楼下无处不在的盆栽,对于行动不便的他来说,倒是绝妙的、俯首可拾的风景,应该感谢才对。想必老李还记得,他老刘也是个花卉爱好者,年轻时曾尝试过培植,因缺乏经验,以失败告终。仔细想想,要感谢老李的地方实在太多啦,别的不说,单说儿子,为啥能成为医生?不就因为当年差点残疾的眼睛,让医生成了他的偶像。归根结底,是老李儿子的泥巴,成就了儿子,也挽救了他老刘的性命。

老刘决定去敲老李的门。老李以为鸟友来访,不想从虚掩的门外伸进来一张精瘦的丝瓜脸。老李揉揉眼睛,按按太阳穴,确定不是白日梦。老刘扬扬塑料袋,说咱们一块玩泥巴吧,像小时候一样,捏老鼠,捏小猫。老李似乎反应过来,绷紧的脸皮一点点松弛,模样也变得调皮,说那是你的强项,不用比,咱比赛扔泥巴,看谁扔得远。

“要不要去外面?”老刘得了劲。“不,就在咱客厅。”老李更得劲。

“你先来。”老刘谦让。

“不,你先来,扔泥巴对你康复有好处。”老李实心实意。

老刘乖乖扔出泥巴,一下,两下……

老李问:“累不累?”老刘说:“不累。”“不累明天继续。”老李敲定。老刘的头像鸡啄米。

东坡书院

◎黄正平



去年刚建成的儋阳楼,坐落在海拔308米的马鞍岭上。站在九层57米的双子楼上放眼远望,近端是错落有致的儋州市区,远处是巨轮正发的巍峨洋浦港,儋洋一体尽收眼底,展现出美好远景。蓦然,“始信东坡眼目长”的诗句萦绕在了我的脑际。东坡!我要先去看看苏东坡先生。

急急下山。五十分钟后,驱车来到了位于儋州古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迈进东坡书院大门,载酒堂映入眼帘。《汉书·扬雄传》有“载酒问字”典故,学堂以此得名。伫立在由清代儋州举人张绩书写的匾额前,遥想东坡先生当年就在这茅草屋里治学传学,劝导乡亲们读书兴文的情形。

庙堂八州,江湖三州。依靠苦读,东坡学而优则仕,官至二品尚书,大江南北都留下他治州理事的行行足迹。儋州地阔人稀,头戴笠脚着屐,东坡劝导周边黎民百姓勤劳持家。从此,儋州这块穷苦不堪的边地,在苏东坡引领下,文风彰显、衣食少忧。家家耕读,风劲岛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或许,只有卸下一切官职和所有铠甲,才能彻底融入百姓日常,不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苏东坡整个人生中遭遇十年大不幸,却成为东坡民众之大幸。劝学、劝和、劝耕、劝医……三年时间,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传到落后、封闭的遥远边疆。

东坡及儿子不幸,然而,儋州幸、海南幸!贬官文化欲说还休。

东坡书院,经历次修缮,元明清建筑样式齐全。每一幢建筑,都诉说着崇敬杰出人才、崇尚耕读传家的生动故事。屋宇上下左右,随处可见诗句楹联,串起各朝名人咏叹先贤的段段时光。徜徉在400亩东坡景区,夕阳下我把放飞的思绪渐渐收了回来。落魄的东坡,没有如落日沉没,而是把一腔心血洒在了中和这片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千年古城墙无言,见证的却是久远而真实的历史。中和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因为拥有东坡而光耀在中华大地。

一代文忠、文明开儋,成就了南海奇迹。还是弟弟苏辙特别了解自己的哥哥,给出“始信东坡眼目长”的续句。南荒从此不荒,学子士子辈出,接续着中华文脉。东坡有诗云: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矣。尊师重教风一直吹,吹到当代,当代“东坡粉”们纷至沓来。时至今日,只要哪家的孩子考上大学或读硕士博士,还会搭上高高的彩门以示庆贺。文脉流畅,流传至今。只是彩门的材料,过去用的是椰子树的枝叶,现在已是粗木条、细钢条,且越搭越高大,越搭越漂亮,儋州一中、儋州二中、思源高级中学等名校的莘莘学子也越飞越高。

儋州始有东坡,文风盛起。苏先生头笠足屐的全身铜像在晚霞里熠熠生辉。

“高山常景慕,合献仰苏池”。苏公祠内也有楹联:“道德文章千秋颂,才华气节百世尊。”时间的长河,不经意间却在滚滚向前。书院,就是讲述读书人故事的地方。一家书院,一座名人纪念馆,一个历史前进的加油站。游客纷纷来到这里,想到的比看到的更多更多。

